論語正義

論語正義卷十六

寶應劉寶楠學

子路第十三　集解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注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正義曰禮月令云以道敎民必躬親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躬行者政之始也又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皆言政貴身先行之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也釋文勞孔如字鄭力報反陳氏鱣古訓曰鄭讀若郊勞之勞者卽孟子放勳曰勞之來之之意也案勞之者勸勉民使率敎不用刑趨勢迫也無倦

釋文作毋倦胡炳文四書通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注先導至其勞○正義曰下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子張問政夫子告以擇可勞而勞之卽此注所云勞之也魯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又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並言政尚勞民之誼孔注此文雖與鄭異亦得通也導之以德爲政篇文引易者兌彖傳文○注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正義曰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不了謂說有未盡故此注以爲嫌少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注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注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正義曰宰者大夫家臣及大夫邑長之通稱皇疏獨謂仲弓將往費

爲季氏邑宰則以夫子所言得專刑賞任人當爲邑宰事也有司者宰之羣屬言先有司信任之使得舉其職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又云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觀此是凡爲政者宜先任有司治之不獨邑宰然矣赦小過者爾雅釋詁赦舍也說文赦置也有司或有小過所犯罪至輕當宥赦以勸功褒化也言小過赦明大過亦不赦可知賢才謂才之賢者有賢才可自辟舉爲已輒佐若有盛德之士更升進之不敢私蔽之也宋氏翔鳳發微云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臯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焉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注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正義曰此謂先任以官而後予之以事非經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正義曰衛君者出公輒也待者下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作止之是待止同義時孔子在衛爲公養之仕知衛君將留用孔子故子路舉以問也史記孔子世家是時衛公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是正名指蒯聵之事此必古論家說受之安國者也正名者何正世子之名也春秋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孔疏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旣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褒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之稱春秋不以爲非而存之則此正名卽世子之名可知全氏祖望鮚埼亭集正名論曰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惟蒯聵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

罪而出以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瞶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瞶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全氏此論實先得我心所欲言愚謂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爲君爲輒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瞶則惟如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爲遜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撥無適于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爲辭是輒不以世子子蒯瞶觀於公子郢之言有以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世子稱蒯瞶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敢有稱蒯瞶爲世子者所以蒯瞶入戚衛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師師圍戚明是待蒯瞶以寇仇其不以世子稱蒯瞶審矣太史公自序云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謂不以蒯瞶爲世子而輒繼立也名之顧倒未有甚於此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蒯瞶爭國顧名思義自可得之言外矣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瞶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瞶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

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勛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稱曩日世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驗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忽許其反正而於莊公卒後亦稱世子則謂君薨稱世子無反國之道非矣竊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乃衛輒所據之義其意以父得罪王父雖其子得申王父之命以辭父也不知王父之命固行之於父而辭父之命豈爲子者所忍言哀三年經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明是衛爲兵主而先國夏者當是夫子特筆蓋蒯聵得罪於父暨父死而又爭國不可以莫之討也故託於齊國夏以爲伯討以正蒯聵之罪而又存蒯聵世子之名於春秋以正罪所以兩治之也而春秋繁露玉英篇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眞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

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其位不受
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董仲舒以正名
當先正始而引宋繆公吳王僚說之夫宋繆受之先君而
非其位爲春秋所危則衛輒雖如公羊說亦是受之繼公
而非其位非其位則危故夫子正名之旨必非子路所能
見董生此論未爲誤也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
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
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姊度
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二年蒯聵入戚三年春圖戚
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炘衛出公輒論亦
云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
位則拒蒯聵者非輒也蒯聵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室
其不使之人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之定
已久勢不可爲矣考蒯聵於靈公四十二年入居於戚及
至出公十四年始與渾良夫謀入凡在戚者十五年此十
五年中絕無動靜則輒之以國養可知孔子於輒之六年
自楚至衛輒年可十七八歲有欲用孔子之意故子路曰
衛君待子而爲政孔子以父居於外子居於內名之不正
莫甚於此故有正名之論而子路意輒定位巳久且以國
養父未爲不可故以子言爲迂其後孔子去衛而果有孔

悝之難甚矣聖人之大居正爲萬世人倫之至也孟子曰
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先儒謂孝公卽出公輒孔子在
衛凡六七年輒能盡其公養則此六七年中必有不忍其
父之心孔子以爲尙可與爲善而欲進之以正名惜乎優
柔不斷終不能用孔子耳設也輒果稱兵拒父而孔子猶
至衛且處之六七年何以爲孔子衆惲氏夏氏此言亦屬
持乎故附著之○注問往將何所先行○正義曰往謂往
居位也○注正百事之名○正義曰禮祭法云黃帝正名
百物百物卽百事左氏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指
稱謂與爵佚之名穀梁僖十九年傳梁亾鄭棄其師我無
加損焉正名而已言因事之實無所加損但正其名而書
之兩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
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
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
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春秋繁露
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
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賈石則後其五
言退讓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毛氏奇齡稱其求
篇漢秩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
亦巽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鉏析

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尙名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眞至晉時魯勝注墨辨一書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列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云云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尙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眞似之辨毫氂纖悉皆有分部其文甚著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莫非是名鄭此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陳氏鱣古訓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賈疏古者文字少直曰名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生故更稱曰字正其名字使四方知而讀之也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此注引禮記者聘禮記文彼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賈疏引此注以證是文字通謂之名臧氏庸輯鄭注本釋云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即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文字又云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同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小學類正名一卷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云云釋文敘同是隋以前俱鄭學梁氏玉繩庭立紀聞引魏書世祖造新字詔江式文字表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字辨俱引孔子語今案風俗通正失篇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亦與鄭同蓋正文字是正名之一端鄭君此義亦馬注百事所得包也然馬注古論而但渾言百事不用世家依衛事言之則與安國旨趣稍異抑別有注爲集解所刪佚耶若鄭氏固篤信公穀以王父命辭父命之說宜其解正名不及衛父子爭國事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子曰野哉由也注孔曰野猶不達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注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

之義而謂之迂遠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注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正義曰釋文云迂鄭本作于云于狂也案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爲迂又檀弓于則于孔疏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莊子應帝王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注于于無所知貌是于迂義近字亦通用鄭以正名爲正文字而訓于爲狂狂者疏闊之意或鄭亦讀此于爲迂也校釋文者或以狂爲枉之誤或以狂爲往之誤均須改字殆未然矣蓋闕如者段氏玉裁說文敘注云論語言如或單字孛如躩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夭夭如是或疊韻雙聲字踧踖如鞠躬如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剴漢書儒林傳曰疑

者丌蓋不言蘇林曰不言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丌蓋丌蓋荀卿書作區蓋丌區闕三字雙聲宋氏翔鳳過庭錄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丌蓋不言丌古音同區丌蓋即區蓋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即荀子之區蓋爲末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踧踖如也同辭讀論語以闕如連文者非也刑罰不中者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注罰罰贖也說文刑罰皐也罰皐之小者罰是小皐則刑爲皐大可知釋文云中下仲反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荆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今案後漢書梁統傳上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民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衷與中古字通無所錯手足者錯皇本作措釋文錯本又作措說文措置也措本字錯假借字皇疏云刑罰既濫故下民畏懼刑罰之濫所以蹋天蹐地不敢自安是無所自措立手足也案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皆推言名不正則言不順之失言者所以出令布治也呂氏春秋審分覽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

馬求焉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
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而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
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故名不正則人主憂
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
矣呂覽此言名不正則刑罰失亂與此文意同黃氏式三
後案云王道不外彝倫而家人莫重於父子孟子曰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
子者定王者本孝出治父子之倫爲重也治國者不正一
家父子之名而欲正一國之父子無諸己而求諸人則一
已多忌諱之私而事亦阻窒而不成矣禮樂刑罰事之大
也禮莫大於父子之序樂莫大於父子之和刑罰莫大於
不孝三者失而事之不成甚矣故治世之要務在彝倫攸
叙。注迂猶遠也。正義曰說文迂避也此云迂猶遠者引
申之義呂覽先已篇寡人以爲迂言也高誘注迂遠也。
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皇本作包注孝經云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
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
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注

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注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敎民乎負者以器曰襁

正義曰說文云農耕人也今字作農隸變漢書食貨志闢土植穀曰農當春秋時世卿持祿廢選舉之務賢者多不在位無所得祿故樊遲請夫子學稼學圃蓋諷子以隱也書無逸云知稼穡艱難則知小人之依又云舊爲小人爰曁小人是小人即老農老圃之稱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與此同也古者四民各有恒業非可見異而遷若士之爲學則由成己以及成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但當志於大人之事而行義達道以禮義信自治其身而民亦嚮化而至安用此學稼圃之事徒潔身而廢義哉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

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是上好禮則
民成知敬也荀子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土
也之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
然師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四上以義
矣是綦定也是上好義則民服也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
則美惡不蹌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
於事則民從寧有業禮運曰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
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
故此順之實也愛者隱也人不隱其情由於上能修禮體
信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也皇本請學爲圖下有乎
字褫負釋文云繼居丈反又作褫同張參五經文字曰作
繼非段氏王裁說文注云五經文字非也古縱絲字從系
不從衣說文襪字乃淺人叒增○注樹五穀曰稼樹桊蔬
曰圖○正義曰樹與對同謂種植也五穀禾黍稷稻麥也
詩伐檀傳種之曰稼周官司稼注橦穀曰稼是几樹穀曰
稼也說文國所以種菜曰圖周官大宰九職二曰囿圖毓
草木注樹果蓏曰圖蓏衆有桊蔬禮記射義注云樹桊蔬
曰圖與此訓同○注情情實也○正義曰情者好惡之誠
無所斯隱故曰情實下篇如得其情亦謂所犯罪之實池

○注禮義至曰襁○正義曰注以學稼學圃爲因教民是逆探下文爲此語殆未然也負者以器曰襁弟子傳集解引作負子之器曰襁皇疏引注亦作負子又引李充曰負子以器則負者乃負子之譌說文繈觕類也段注呂覽明理篇道多繈緥高注繈褸上繩也又直諫篇注繈褸格繩褸即褸格即絡織褸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繈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織褸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末及其繩也案顔師古漢書宣紀注襁即今之小兒繃也李奇曰以繒布爲之李賢後漢書清河孝王慶傳注以襁帛爲之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帔裹兒負之背也皆各據所見言之小兒繃衆有絡繈盡統名繈後也之義也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假借用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注專猶獨也

正義曰誦詩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謂但以樂聲節之不用樂也墨子公孟篇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是學詩有誦弦

歌舞之法此但及誦詩者主於口讀尋繹其義恉也毛詩序云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詩之理可通政事故宜達也使於四方能專對者謂得詩溫柔敦厚之教則能應對賓客也於閻氏若璩釋地又獲專禮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衆漢書王莽傳選儒生能顯對者注曰顧與專同云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聘說云辭無常孫而說注云孫順也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辭必順且說疏云謂受君命聘于鄰國不受賓主對答之辭必不受辭者以其凡及則言辭無定準故不受之也此即專對之義孫而說亦所省於詩教然也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士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此事正可舉證鄭注云訓習此道不能爲用雖多亦奚以爲也案多謂詩三百也黃氏式三後案以多指未刪之詩誤○注專猶獨也○正義曰左襄十九年傳注服專也此常訓胡炳文四書通古者遣使有正介有使不能達則介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眾介之助是訓能專對即此助訓獨之義閻氏若璩釋

地又續非之云果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嘿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注 令教令也

正義曰漢書公孫弘傳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准南子主術訓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亾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云云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謬稱訓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新序雜事四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廝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云云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治己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諸文並

足發明此章之旨。注令教令也。正義曰說文云令發号也鹽鐵論詔聖篇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注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正義曰皇本無也字。注魯周至兄弟。正義曰史記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左定五年傳公叔文子曰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是周公康叔爲兄弟最睦也方氏觀旭偶記包注不就衰亂言案左氏定四年傳皆啟以商政注皆魯衛也又夫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語又論于賸而以魯爲多君子與季札稱衛多君子辭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並見二國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謐之漢書馮奉世傳人歌立與野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聽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比均周公康叔猶二君政如魯衛二句正用魯論語漢世之解如此今案方說深得經注之意朱子集注就衰世言則語涉訴諼非其理矣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正義曰云衛公子荆者金氏文弨蛾術篇謂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見左哀二十五年傳故論語特加衛以別白之是也善居室者皇疏云居其家能治不爲奢侈故曰善也有者有財也列子說符篇美施氏之有張湛注有猶富也公子荆仕衛得祿終致富有苟者誠也信也合者言已合禮不以儉爲嫌也完者器用完備也美者盡飾也公子荆處衛富庶之時知國奢尙示之以儉又深習驕盈之戒故言苟合苟完苟美言其意已足無所復歉也○注荆與蘧瑗史鰌並爲君子○正義曰左氏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注所本

子適衛冉有僕注孔曰孔子之衛冉有御子曰庶矣哉注孔曰庶衆也言衛人衆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正義曰冉有皇本作冉子阮氏元校勘記春秋繁露仁義

法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卷並作冉子說苑建本
篇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問答略
同或傳聞之異孫氏奇逢四書近指漢荀悅云人不畏死
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豈民財
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
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
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按
悅此語與孔子富民教之說相發明今案管子治國云凡治
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
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
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
陵上犯禁則難治也亦言為政宜先富民也孟子梁惠王
篇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亾然後趨而之善故民之從
之也輕明富民富制民之產民得恒產乃易教也荀子大
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
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
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
具矣○注孔子之衞冉有御○正義曰說文云僕給事者
御車亦以給事故通稱僕周官有大僕戎僕○注庶衆也

○正義曰庶眾爾雅釋詁文說文庶屋下眾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注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是此語爲在居衛時故次於適衛章之後當春秋時魯衛之政尚爲兄弟故大子去魯後獨久居衛願治之也說文稘復其時也從禾其聲期會也從月其聲訓義略同會者合也復其時仍合於此月也積月成年故周年謂之期年又謂之期月言十二月至此一合也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歲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然則三年有成兼有富教之術故上章載夫子與冉有語備文見之凡善人王者不外此術也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注王曰勝殘勝殘

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

誠哉是言也注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正義曰鄭注云善人居中不踐迹不入室也此人爲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無殘暴之人案居中者對下王者言之上不及王者下不同時君故言中也上篇言善人之道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注本之而以入室喻王者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閾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並謂善人既未入室不能早有成功故必期之百年也。注勝殘至殺也。正義曰說文殘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義者謂之殘言善人爲邦百年殘暴之人不能盡絕但其政治足以勝之使不爲惡故亦不至用刑殺也殺是重刑言去殺明諸輕刑未能免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注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正義曰臧宋輯本鄭注云周自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

四世又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
紂敝化之後故也案御覽四百十九引鄭此注又云聖人
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而後天下之民能仁也鄭以周之
王業肇基大王歷三世至武王受命而有天下武王承大
亂之後勝殷未久而崩至成王六年乃制禮作樂功致大
平由成王上溯大王多有歷年則以周承殷紂之後俗敝
已久難可卒化興尋常受命而王其事勢有不同也云必
父子相承者以三十年未必適當一君故兼父子討之苟
子大略篇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
誅已亦謂成王時民已能仁故無誅也包民慎言溫故錄
漢書食貨志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
廉讓興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
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
食然後曰德化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繇此道也案依志言必世後仁蓋謂養而後敎食者民
之本飢寒並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無寇盜貧富衆井
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淩弱故王者初起必先制田里
教樹畜使民家給人足然後以禮義化尊之言必世者量
民力之所能不追切之也刑法志亦引此經解之云言王
者秉衰撥亂而起被民曰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

成焉義亦畧同案包說乃探原之論可補鄭義。注三十年乃成。正義曰漢書平當傳引此文解之云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世爲三十年也受命者受天命也仁政乃成者言民化於仁是上之仁政有成功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政者正也言爲政當先正其身也皇疏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云如正人何也

冉子退朝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正義曰冉子卽冉有稱子者著其爲師也晏者說文云晏天清也此文訓日暮當是引申之義解者謂晏爲旰之叚借亦通毛氏奇齡稽求篇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

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方氏觀旭偶記禮玉藻云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揖其臣乃行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案先覲私朝然後朝君猶當辨色之時則家臣之退自然宜蚤此子所以問冉有退朝之晏○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釋文云周生烈曰君之朝是此周爲周生也鄭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與周生異方氏觀旭偶記案左氏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者左氏襄三十年傳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從鄭說是陳氏鱣古訓謂其事其字即指季氏自餘若閻氏若璩毛氏奇齡宋氏翔鳳皆以鄭注爲然魯語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也內朝家朝也此冉子退朝即是大夫內朝在正寢門外○注政者至聞之○正義曰馬以政大事小而政亦是事故云非常之事政既非常之事故或有改更匡正當集眾與大夫並議之夫子反魯雖不見用然猶從大夫之後故云我爲大夫當與聞之左哀十一年傳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爲

國老待子而行是其證也鄭注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
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與馬注異左昭二十五年傳爲政
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政事
各別魯語所云官職謂政也所云家事謂事也但政事對
文異散文亦通故仲弓爲季氏宰問政而詩亦言王事是
政事不分別也按鄭之意當以政事有公私之別故夫子
辨之亦正名定分之意若以政大事小則無與於名分非
其義矣魏書高閭傳解此文云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
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
謂之事此與鄭義又異然承奉君教仍是君事於義非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正義曰皇本如知爲君下無之字韓詩外傳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

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寍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注以其至興國○正義曰一言祇是大要不能正興國此釋言不可以若是之文也幾近爾雅釋詁文易月幾望詩維其幾矣幾並訓近此謂有一言近於興國也王氏若慮論語辨惑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失何遠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孟氏夢恂四書辨疑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爲句舊注文亦是作兩句說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注】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注】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

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正義曰違者背也言臣下不從君言有所違背也周語云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是爲君冀有人諫誶不嫌有予違也吳語云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亾之階也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擁之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皆以言莫予違爲非也黃氏式三後案言莫予違則讒諂所蔽禍患亦伏而人莫之告自古喪國之禍多由於此陸敬輿所謂天下大慮在於下情不通所謂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不聞其失以致大失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正義曰釋文葉舒涉反本今作葉盧氏攷證以葉爲唐人避諱所改本今作葉則宋人按語是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又曰葉都大

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言使近民歡說則遠人來至也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語異義同管子版法解曰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又云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說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又云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婦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鄭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注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

正義曰爾雅釋詁速急也此常訓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故君子莅民不道以遠又云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注云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荀子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

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
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並言爲政不可欲速也利謂
便國謚民也爲政者見有大利必宜興行但不可見於小
耳大藏禮四代篇好見小利妨於政呂覽勸勳篇利不可
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
至攷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並與此文義相
發釋文毋欲音無本今作無皇本上字作毋下字作無○
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正義曰稱舊說者著所自也春
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莒父魯邑公叛晉助范
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璩釋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
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
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亦據杜注約略言之其實杜氏備
晉之說本屬聽測難爲據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莒係
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畢父是也今爲沂州府莒州
地山東通志云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
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始封
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即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
以莒子始封得名耳案通志與大事表與通志較可據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

注 周曰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正義曰說文云證告也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屈於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高誘注謂告也宋氏翔鳳過庭錄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故當其為令尹而誅之案宋說是也鄭此注云攘盜也我鄉黨有直人名弓父盜羊則證其罪據注是鄭本作直弓必出古魯齊異文隸續陳寔殘碑寔字仲躬史傳雜書蔡中郎集並作仲弓是躬弓古多通用鄭以弓為人名高誘淮南汜論訓注亦云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直舉其行躬舉其名直躬猶狂接與盜跖之比偽孔以為直身而行非也隱者說文云蔽也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

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蓋子之事親當時微諫諭父母於道不致有過誤若不幸而親陷不義亦當為諱匿公羊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閔之也父母之于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何休注引此文說之云所以崇父子之親是也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漢宣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皆上請足知漢法凡子匿父母等雖殊死皆勿坐父母匿子等殊死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其匿可知皇疏云令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為隱不問其罪是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不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為父子一體榮恥相及明父子天屬得相隱與君臣異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祇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已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為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

而弟私其兄自入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不能一視人也此之謂公也無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此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

○注有因因而盜曰攘○正義曰高誘淮南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即此注有因而盜之義爾雅釋詁儴仍因也郭注皆謂因緣案儴與攘同樊孫引此文釋之云因來而盜曰攘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注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正義曰居處謂所居之處執猶行也此章所言亦克己復禮爲仁之意恭敬說文俱訓肅爾雅釋詁恭敬也二字訓同此對文稍異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注）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爲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注）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

正義曰士謂已仕者也聘使之事士爲擯相故言使於四方又子貢問今之從政從政者士之從仕於大夫而爲政也行己有恥者皇疏云言自行己身恒有可恥之事故不爲也曾子制言上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又曰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夫有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皆言士所恥事也不辱君命者君命己出使當守禮達辭不使君命見凌辱也毛詩序云皇皇者華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于四方則爲不辱命也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誤者謂失禮儀應對之節當春秋時最重邦

交故能不辱命乃爲士之上矣宗族者白虎通宗族篇宗
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大宗能
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
者何也族者奏也聚也謂恩愛相流奏也上湊高祖下至
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
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稱與偶同說文偶揚也廣雖釋訓
偶嚳也今經典通用稱字稱銓也別一義趙氏佑溫故錄
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遂皆立
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敎法於司徒以敎其所治考其德行
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齒佐族師掌書其孝友睦
嫋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大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案春
秋之時卿大夫皆世官選舉之法已廢此文所言循是舊
法故子眞復問今之從政明前所舉皆是昔時有然也稱
孝稱弟即孟子所謂一鄉之善士此雖德行之美然孝弟
爲人所宜盡不必待學而能故夫質性之善者亦能行之
而非爲士職分之所盡也故以爲次苟子子道篇以入孝
出弟爲人之小行志以禮安言以類從爲儒道之極與此
章義相發志以禮安則知所恥言以類從則能出使不辱
君命矣言必信行必果謂不度於義而但守小忠小信之
節也孟子離婁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哉

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覘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爲小人趑趄孟子注云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義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硜硜孟子公孫丑下悻悻然見於其面趙注引此文作悻悻孫奭音義悻悻字或作悭悭案悭硜同論語作悻當出齊古異文。注行必至爲次。正義曰果與倮同蒼頡篇倮憨也憨郎敢字皇本作必敢爲之必下脫果字硜硜堅確之意小人賦性愚固故有此貌下篇鄙哉硜硜乎義異訓同史記樂書石聲硜樂記作石聲磬說文磬古文從巠是硜郎磬字釋名釋樂器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又莊子至樂篇誙誙乎如將不得已釋文引李云趣然死貌本又作脛脛漢書楊倣傳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脛直貌也爾雅釋詁硻固也郝氏懿行義疏硻轉爲硻玉篇硻口耕切別作硜是誙脛硻並與硜同也抑亦其次注是粲曰括經文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疑鄭所據本如此非也

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正義曰斗筲之人言今之從政但事

聚斂也釋文云算本或作筭案說文筭長六寸許計歷數
者从竹从弄算數也从竹从具讀若筭二字義略同漢書
公孫賀傳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鹽鐵論雜論作何足選
哉選算一聲之轉此當出齊古異文詩柏舟不可選也朱
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周官大司馬撰車徒鄭注撰讀曰
算算車徒謂數擇也是選算音近通用○注憶心至數也
○正義曰憶是數聲心有所不足故不能平也斗筲皆器
名說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鄭以斗是量名人所其知故
不具釋或鄭亦有注集解刪佚之耳筲字從竹故云竹器
儀禮旣夕云筲三黍稷麥下文又有菅筲以菅草爲之亦
得名筲者草竹同類也鄭彼注云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
籩同一觳買疏云豆實三而成觳昭三年晏子云四升曰
豆則觳受斗二升此筲與觳同盛黍稷約同之案說文籍
下云飯筥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筥曰籍籍下云一曰
飯器容五升筥籍也从竹呂聲方言謂之簇南楚謂之筲趙魏
之郊謂之𥫱簇郭曰簇盛餅筥也今建平人呼筲音鞭鞘
簇即筥字筲即籍字說文筥籍據段說籍當作筲士昏禮
鄭注云筣形蓋如今之筥蘆蘆蘆蘆即𥫱簇也說文凵盧
飯器以柳爲之象形𥫱凵或从竹去聲又廣雅釋器嵊峡
筲簇也太平御覽引纂文云嵊峡大筥也據此則筥簇崖

蘆[illegible][illegible]皆卽筲之異名用以盛飯故與斗連稱而筲本爲飯帚又爲箸桶皆是別義與論語無涉惟許鄭言筲容數各異宋氏翔鳳過庭錄以爲論語先言斗後言筲筲量宜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爲是旣夕用筲禮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更云筲八盛容二升或後世大小異制若顏師古漢書公孫賀等傳贊注及文選王命論注引漢書音義並以筲受一斗則謂筲斗同量非矣算數爾雅釋詁文說文云數計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注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正義曰淩氏鳴喈論語解義云中行者依中庸而行者在易復四益三四稱中行謂乎中以行可與之自治治人也字化萬邦中庸鮮能故不得隱怪鄉原又不可與故必也狂狷乎案說文無狷字獧下云疾跳也一曰急也段氏玉裁注云獧狷古今字今論語作狷孟子作獧大徐別增狷

家非又心部懁悉也从心睘聲讀若絹段注論語狷孟子作獧其實當作懁令案悉與急同獧者性褊急則有所謹畏不爲也孟子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會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趙岐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獧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屑絜也旣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污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旣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注狂者至恒一○正義曰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狷者愼守一節雖不能進取亦自不爲不善故云無爲時多進退謂無恒之人或進或退也狂狷雖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恒

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於中道故顧與之也禮中庸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狂近知狷近愚彼言道不行卽謂中庸之道知愚雖未得中然皆可與之此夫于所以思有恒也詩載馳正義引鄭此注云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仰法古制則孟子所稱狂者之言古之人古之人也不顧時俗言不顧時俗之所宜而合之也若鄉原則閹然媚世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與狂狷者異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注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善夫注包曰善

南人之言也

正義曰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公羊隱四年傳注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禱者也男曰覡女曰巫案巫覡對文異散文通周官司巫中士二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是男女皆稱巫也說文醫治病工也周官醫師上士二人下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是巫醫皆以士爲之世有傳授故精其術非無恒之人所能爲也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

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
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楊泉物理論夫
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
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又云其德能仁恕博愛其
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
實之分定順逆之理原疾量藥貫微達幽觀此則巫醫皆
抱道懷德學微天人故必以有恆之人爲之解者或以巫
醫爲賤役非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
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
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名立而
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
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鄭注云猶道也
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恆之德
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
以爲正言倣傚之疾是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
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
純或焉煩案緇衣與論語文異意同當由記者各據所問
逝之巫曰卜著曰筮二者皆有守職宜以有恆之人爲之
無恆之人不常厥性故雖以龜筮之先知猶不能知其爲

人而況於凡人乎夫龜筮既厭其人不告以卦兆吉凶此其所以不可爲卜人筮人也下文引詩言正以無恒之人雖欲褻用之而不可得是不可爲卜筮明矣又下文引說命言惡德之人不可事神故云事神則難此正不可爲卜筮之證以其文略與論語同故具釋之可互明也金樓子立言篇引論語作不可卜筮此誤以繼衣文合論語支允堅異林又疑巫即筮字古通用尤妥○正義曰南人爲南國之人猶詩言東人西人之比禮記疏以爲殷掌卜之人末知所本巫醫言不能治無恒之人言巫醫之事皆能治疾獨不能治無恒之人故無恒者不可以作巫醫言不能以巫醫自治必不能爲人治疾也繼衣注云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正言龜筮不能知無恒之人也與此注可互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注）孔曰此易恒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正義曰皇疏云羞辱必承而云或者或常也言羞辱常承之也詩無不爾或承鄭曰或常也老子湛兮似或存河上公注或常也宋

易象傳云不恆其德无所容也言無恆之人无所容身將承羞辱也後漢書馬援傳注恆卦巽下震上鄭玄注云巽爲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爲兌兌爲毀折後或有羞辱也張氏惠言周易虞氏義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卦變成益三上失位三宜立不易方則上亦不變而既濟定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乾爲德坤爲恥三不守乾則二四與爲坤故或承之羞至承羞而後貞雖正猶吝此鄭虞易義以互體解之也惟張氏以或指二四與皇疏訓常不同似皇疏說勝○注易所至不占○正義曰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周官占人注占蓍龜之卦兆吉凶無恆之人有凶無吉故云或承之羞貞吝吝者羞也惟無恆雖貞而終吝故易亦不占之也六五云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則有恆之人吉凶皆占之象傳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婦人貞壹之行以恆爲吉義者宜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夫子制義而從婦人之貞壹雖恆德亦爲凶也此別是一義所謂易無達占也鄭注緇衣以夫子凶爲無恆之人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君子心和然其所見

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正義曰和因義起同由利生義者宜也各適其宜未有方體故不同然不同因乎義而非執己之見無傷於和利者人之所同欲也民務於是則有爭心故同而不和此君子小人之異也鄭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論子猶云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

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成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淸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注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

正義曰公羊莊十七年傳注引此文徐彥疏一鄉之人皆好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善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子貢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此人此人何如子曰未可即以爲惡也何者此人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賁善云云之說備於鄉注案疏依鄭爲說則朋黨孤特

亦皆鄭注之義宋氏輯本止取與善人同以下四句非也○注善人至惡著。○正義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此人眞善而我之善善明也反是而善人惡己惡人善己是此人眞惡而我之惡惡著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注）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注）孔曰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正義曰君子小人皆謂居位者釋文云說音悅謂投以所好也說之不以道四句即申釋易事難說之故蓋不可說以非道所以難說使人器之所以易事也禮記曲禮云禮不妄說人鄭注為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即是佞媚即是妄說孔疏以言說解之非矣荀子大略篇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注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正義曰微子篇云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於一人求即責也說苑雜言篇曾子曰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注度才而官之○正義

日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注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注君子至驕矜。正義曰焦氏循補疏案泰者通也君子所知所能放而達之於世故云縱泰似驕然實非驕也小人所知所能匿而不露似乎不驕不知其拘忌正其驕矜也君子不自矜而通之於世小人自以爲是而不據通之於人此驕泰之分也今案泰訓通見易序卦傳漢書劉向傳泰者通而治也子張篇云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泰亦泰而不驕乎眾寡小大則君子達之於世也皆無敢慢則無驕可知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注剛無至於仁。正義曰上篇言中棖欲不得爲剛是剛爲無欲也果敢謂作事見義必爲故曾子言士當弘毅也中庸言力行近乎仁力行即謂剛毅也漢書周勃傳勃爲人木彊敦厚張周傳

贊周昌木強人也酷吏傳尹齊木強少文顏師古以爲強直如木石是謂木爲樸質無文也訥卽訥於言之訥故曰仁者其言也訒注云遲鈍謂其言遲鈍不致妄說也後漢書吳漢傳論引此文李賢注云訒忍於言也是也李又云四者皆仁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曰近仁案加文者謂文以禮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注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正義曰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盡倫之事非凡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偲偲音絲本又作愢愢集韻云偲或作愢則偲愢一字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當時皆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何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校勘記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宮中雝雝

外馬蕭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茍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憘與怡音義略同案孟子言父子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合夫子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可責善當時諷論之于道乃得宜也。注切切至之貌。正義曰說文云切刌也引申之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故切有責訓後漢書陳忠傳注切責也竇憲傳注切切猶勤勤也勤勤亦責勉之義爾雅釋訓丁丁嚶嚶相切直也郭注以爲喻朋友切磋相正廣雅釋訓切切敬也敬與儆同謂儆戒也鄭注云切切勸競貌勸競即切責之意鄭與馬同也又云怡怡謙順貌謙順即和順說文云怡和也台樂也爾雅釋詁怡樂也和樂義同毛詩常棣傳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疏云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切切節節者皆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此疏所載傳言甚明晰但熙怡義同節偲聲轉俗本亦不誤也解者因疑節節熙熙是古論語切切怡怡是魯論語說亦近之節者限制也荀子彊國篇內節於人注云節即謂限禁也朋友相勉不

使爲非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詩卷阿疏引白虎通說鳳雄鳴曰節節亦狀其聲之相似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注包曰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朱子集注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吳氏嘉賓說七年謂其久也凡以數爲約者皆取諸奇若一若三若五若七若九者數之究也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爲初七年爲終記曰中年考校。注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正義曰卽就此常訓說文戎兵也从戈从甲今作戎隸省御覽二百九十六引鄭此注云可就兵攻戰也與包義同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正義曰棄謂絕去之也穀梁僖二十三年傳宋公茲父卒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據彼文則此言棄之亦謂棄其師也孟子告子下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同意。注言用至棄之。正

義曰習謂肄習之也范甯穀梁集解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公羊桓六年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休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徐彥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宋氏翔鳳輯本鄭論語注謂何以教民為習戰而疏謂何與鄭別則鄭謂教民以禮義不謂教民習戰也愚謂鄭注今已亡無由知其說然古人教戰未始不教以禮義觀子犯對晉文語難霸國急用其民亦必示之義信與禮而後用之故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則言教而二者已敗之矣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鄭注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觀此則鄭與何同公羊疏所云何與鄭別或鄭別有一說非如宋君所測也

同邑王儒卿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七

寶應劉寶楠學

憲問第十四　集解

凡四十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注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邦無道穀恥也注孔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卽憲所記與氏嘉賓說憲之狷介雖邦有道且不願祿觀其辭子之與粟可見也故曰邦有道穀廣之也○注邦有道當食祿○正義曰泰伯篇子曰天下有道則見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注包曰

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爲仁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克伐上有子思曰三字可以爲仁矣矣與予同義管子法法云行有難而非善者又云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注克好至小怨○正義曰說文克肩也謂以肩任事也引申之有勝義爾雅釋詁剋勝也剋與克同說文忌憎惡也詩瞻卬傳忌怨也忌與怨轉相訓故怨亦爲忌但怨有恚怒之意忌則祗心有所諱惡故爲小怨也注文怨忌當讀斷○注包曰至此仁○正義曰史記集解引此注作鄭曰阮氏元論仁篇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案四者不行已近忠恕但可以求仁不可遽謂仁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注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注士當至士也○正義曰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不得但懷居惟耽樂之是從也左僖二十三年傳懷與安實敗名吳氏英經句說士初生時設弧於門左爲將有事於四方也荀力方剛經營四方士之志也若繫戀所居乃偷安而無意人世者故孔子譬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正義曰：行貴有恒，不以有道無道異也。戴氏望注曰：正行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注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也。○正義曰：詩民勞傳：厲，危也。展轉相訓，故危亦為厲。廣雅釋詁：厲，高也。上也。邦有道，得行其志，申其說，故可厲言行也。鄭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為論也。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莊子盜跖篇：去其危冠。李注：危，高也。凡高多致險，故又有險難之義。鄭所云高言高行，皆見危者，此危謂危難也。高言高行，皆見危難，注兼二義，為引申矣。論猶言也。鄭與包意亦當同。錢氏坫後錄云：孫星衍曰：廣雅：危，正也。釋此為長。○注順言以遠害。○正義曰：順言者，無所進犯也。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繁露楚莊王篇：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二文與此注義相發。漢明之末學

者知崇氣節而持之過激釀爲黨禍毋亦昧於遠害之旨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正義曰德不以言見仁不以勇見而此云必有者就人才性所發見推之也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无貧窮仁之所亡无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德必有言仁必有勇之旨若夫有言者或但口給以禦人勇者或但逞血氣之彊故知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也○注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正義曰邢疏云德不可以無言億中故必有言也案注義甚晦邢疏解之亦不憭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注孔曰

适南宮敬叔魯大夫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
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
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
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
其身稷及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
答也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注孔曰賤
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正義曰南宮者氏也閻氏若璩釋地續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
異宮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某
宮者應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於宮正謂此釋文适本
又作括說文羽部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從
羽幵聲弓部弩帝嚳䠶官夏少康滅之從弓幵聲論語曰
弩善䠶案弩羿一字今作羿隸體省變許所據論語當出
安國古文其以弩爲帝嚳時射官之名則意羿之後世襲

其職凡在堯時在夏少康時所稱之羿皆是舉其官矣奡舊音工到反上述楚辭天問注引奡作澆此聲近通用字盪說文穴部引作湯漢書天文志注引晉灼曰湯猶盪滌也盪古盪滌字祇作湯盪字說文所無也顧氏炎武日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又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淩氏鳴喈解義适疾時君好力戰不修民事而問夫子為尊者諱故不答夫子善其不斥言時事得古人援古諷今之義知有天下以德服不以力服也○注适南人至壽終○正義曰注以适為南宮敬叔誤辨見公冶長疏左襄四年傳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

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又哀元年傳伍員日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其事也注以奡為澆甚是而云陸地行舟似假書益稷所云罔水行舟語附合之此則誤解書及論語之義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陶唐叟后氏各有一羿孟氏書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為愈已乃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殺而亨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嘗為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為一人正自不然而奡亦非所謂澆者奡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因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于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丹朱奡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

成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奡而後禹稷也案如吳說是以
論語之羿即堯時羿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文奡嫚也引
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湯舟拔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
盪舟者恐即謂丹朱二說並與僞孔異孫氏志祖讀書脞
錄李氏惇羣經識小趙氏翼陔餘叢考並從吳說梁氏玉
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不從吳氏王氏之說謂澆奡傲三字
古多通借則以論語之羿奡即人表所載第九列之羿浞
奡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亦云逢業殺羿之羿乃是有窮
之君春秋傳所謂家眾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
功於天下死為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為
奡古字通用說文奡嫚也引書若丹朱奡並不是人名至
南宮适之問意本在禹稷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為
序也斗南既以丹朱奡為兩人指為羿奡之奡王伯厚又
疑論語奡盪舟即指丹朱總以罔水行舟之語而傳會之
不知盪舟與罔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
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頌領推行之此丹朱
罔水行舟之事即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
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此奡盪舟之事即
古人以左右衡殺為盪陣之義也孔氏於尚書論語俱以
陸地行舟解之遂啟後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奡

卽丹朱豈可通乎今案梁周二說皆是而周說尤辨孔氏
廣森經學卮言丹朱與敖是二人敖卽象也帝繫曰瞽叟
產重華及產象敖象爲人傲很因以爲號若其工稱康回
鮌稱檮杌之比漆書古文作奡論語奡盪舟卽所謂回水
行舟者也自注胥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升與袁譚書曰
昆弟相嫌末若重華之于象敖今案象周稱敖然堯與言
象傲克諧則象後亦感化爲善故封之有庳當貴終身何
爲有不得其死之事則知孔說亦誤也說文奡嫚是本訓
其引書丹朱奡正爲奡嫚之證故下云讀若傲明奡倣一
也又下引論語奡湯舟此兼存異義謂古論陵奡爲澆與
奡嫚之義無涉故著其文於讀若傲之下則論語與書義
異許氏固不誤也○注禹盡至答也○正義曰盡力溝洫
泰伯篇文書皋陶謨云禹曰予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
鄭食鮮食烝民乃粒禹貢亦言辨土作貢是禹治水兼及
農事故曰躬稼也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
穀鄭注時讀曰蒔此注云播殖卽播蒔也稷者五穀之長
故以名官稱后稷焉案适之言乃降祈降殃之理其稱禹
稷正以諷時君當蓋心民事也注謂以禹稷比孔子誤○
注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正義曰不義者不得其
死有德者皆有天下此天道福善禍淫适兩舉之是賤不

義而貧有德也若夫不義者不得禍或反得福有德者不得福或反得禍變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數故荀子榮辱篇云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注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正義曰仁道難成故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淸猶不得爲仁卽克伐怨欲不行亦言不知其仁故雖君子有不仁也易繫辭傳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是小人必無有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注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敎誨之也正義曰此爲勞者誨者表也不欲愛卽勿勞不能忠卽勿誨故夫言者旣竭懷以達誠聞者亦宜原心以容直也○注言人至誨之○正義曰說文云勑勞勑也今通用

行來字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解此文云呂氏春秋高注勞勉也勉與誨義相近故勞誨並稱鹽鐵論授時篇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而與能古字通白虎通義民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自注小雅隰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謂勤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襄二十七年左傳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杜注曰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秦王說足以發明此注之義然勞來與規誨意似重竊疑勞當訓憂淮南精神訓竭力而勞萬民汜論訓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並云勞憂也又里仁篇勞而不怨即憂而不怨憂者勤思之也正此處確詁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注〕孔曰裨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注〕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

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正義曰裨鄭本作卑見羣經音辨夕部鄭司農周官大祝注後漢書皇后紀下注引風俗通並作卑諶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凡作卑與鄭本合湛諶通用字江氏聲論語竢質裨諶裨竈當卽一人諶當從火作煁毛詩傳煁烓竈也則名竈字煁矣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裨諶以後但有裨竈與子產相終始而裨諶更不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草創者釋文云創依說文此是創痍字創制之字當作刱案說文刱造法刱業也從井刅聲讀若創是創刱音同故論語段創爲刱也草者言始制之若草蕪雜也史記屈原列傳屬草藁未定修飾者朱子集注云謂增損之蓋以增訓飾以損訓修也潤色者廣雅釋詁潤飾也謂增美其辭使有文采可觀也鄭之爲命皆子產主之其裨諶世叔子羽皆子產所使稱東里者美之之故詳之書呂刑云表厥宅里○注謀於至之辭○正義曰左襄二十一年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採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謀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並此注所本惟傳言子羽裨諶同是草創子大叔則受而應對與論語敘述稍異耳謀於野謀於邑謂謀於野之人邑之人也子大叔卽世叔世大通用如世子亦稱大子之比謀作盟會之辭此釋爲命文也周官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問會盟所受於主國之命其語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明命有常也左傳言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於禮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卽論語所言爲命者得兼有之也○注世叔至爲號○正義曰游吉游販之子見左襄二十二年傳討治本說文鄭注云討論整理理亦治也謂整比其辭而治之也刑疏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之朝觀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公孫揮揮與翬同故字子羽若魯大宰翬字羽父也東里里名列子仲尼篇鄭之圖澤多賢東里多才多才卽謂子產之屬因以爲號

者謂人以是號之也

或問子產曰惠人也注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注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注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注孔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

正義曰荀子大畧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與此文襃貶不同蓋傳聞之異詩匪風疏引鄭注論語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莫知所屬近輯本皆列入人也之下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以非常之人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

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
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
亦謂尊異也阮氏元論仁篇人偶猶言爾我親愛之辭孟
子曰仁也者人也謂仁之意即人之也論語問管仲曰人
也鄭氏注曰人偶同位之辭此乃直以人也為仁也案鄭
注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及箋詩匪風皆有人偶之語宋阮
二家釋之各異以阮說為近禮表記云仁者人也注人也
謂施以仁恩也釋名釋形體人仁也仁生物也是人有仁
訓鄭以管仲與同位皆相親愛而伯氏以罪見奪非管仲
有私忩故不失為仁朱氏彬經傳攷證孔子於子產稱其
惠於管仲稱其仁觀伯氏之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
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孔子特信之案朱說與阮同並鄭
義也釋文蒞本今作疏皇本同○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
愛○正義曰左昭二十年傳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注子西至子西○正義曰鄭子西即公子
騆之子公孫夏楚子西即公子申二人俱字子西故注兼
存其義實則鄭子西無行事可稱或楚子西有遜國之美
昭王復國改紀其政亦有大功故或人問之也彼者爾汝
之稱子西雖功足錄然以襄瓦之貪庸不能啟悟昭王使
早黜退之知孔子大聖又沮昭王封之其後召白公至喪

身嗣國斯其智仁皆無可紀故注以爲無足稱也鹽鐵論
雜論云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
去彼哉彼哉亦是以彼哉爲無足稱也宋氏翔鳳過庭錄
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
彼哉趣駕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歛
處父師而曰彼哉再言之曰切遠意彼哉言彼地不可久
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
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魯齊兩論也廣韻五實彼
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産治政之有遺愛
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而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
蓋古文論語之遺案宋君前說依公羊解之可備一義後
說則謬甚埤蒼曰彼邪也廣雅釋詁曰彼哀也邪哀一字
哀與哀形最相近故廣韻傳寫之本遂誤作哀而宋君即
就而通之者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謂論語作彼於義爲
長然彼哀之訓以論子西不兒太過廣韻所引未可據也
○注猶詩言所謂伊人○正義曰皇本作鄭注誤所謂伊
人詩蒹葭白駒皆有其文鄭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詩云
伊人皆說賢人注以管仲爲夫子所賢故以詩言譬之○
注伯氏至理也○正義曰鄭注云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
家齊下大夫之御此僞孔所本皇疏云伯氏名僞未詳所

出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
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三百即駢邑三百富人即伯氏
古以祿多爲富也易訟九二云其邑人三百戶鄭注小國
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鄭以
大國下大夫與小國下大夫同制故此注以三百家爲齊
下大夫也雜記注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是不
分大國小國彼疏引熊氏云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
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
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
是定稅三百家也孔氏廣森經學危言左傳襄二十七年
唯鄉備百邑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四百
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
上卿采地如是今案大夫一成卿四成近於卿祿四大夫
之文諸家皆從鄭說若然則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
人三百家也孔云駢邑地名者說文郱地名段氏玉裁注
前志齊郡臨朐應劭云有伯氏駢邑後志齊郡臨朐有古
郱邑按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杜云郱在東莞臨
朐縣東南齊取其地然則伯氏駢邑即此地駢郱即郱字今
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有郱城是也齒年廣雅釋詁同
焦氏循補疏天官大宰八柄六曰奪以馭其貧注云奪謂

臣有大罪沒人家財者蓋伯氏時有罪管仲沒其家財故注云當理爾雅理治也治獄之官名理當理謂治獄得當也此管氏所以爲法家之冠矣經學巵言亦云此奪義如八佾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今案論語言奪奪伯氏以自奪爲文蓋管仲執政桓公奪邑以與管仲無異於仲之自奪也特其奪當理故能使伯氏不怨管子正篇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正義曰習鑿齒漢晉春秋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焦氏循補疏謂習氏所引連下貧而無怨爲一章若然則無怨無驕謂使之無怨無驕也孟子謂制民之產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驅而之善則無驕也輕者易也言此者明在位者當知小人之依先其難者後其易者富之而後教之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注孔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

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正義曰釋文綽本又作辭汗簡引古論同說文辭緩也綽辭或省優者饒也亦見說文皇本夫下有也字漢書薛宣傳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宣即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是言孟公綽爲趙魏老當以德爲滕薛大夫當以才故能有功也集注引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注公綽至可爲○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孟公綽爲魯人云大夫者以意言之道之先與秦同姓嬴至造父始封於趙今直縣趙州地其後入晉仕爲卿魏國名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晉滅魏以其地賜大夫畢魏因以爲氏子孫亦仕晉執政故曰趙魏皆晉卿也士昏禮授老鴈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賈疏云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傳云執臧氏老禮記云大夫室老皆是是家臣稱老也下章言公

綽之不欲是性寡欲也貪賢者言務多賢也皇疏云趙魏賢人多職不煩雜故家臣無事所以優也滕薛二國名滕周文王子錯叔繡之後薛任姓奚仲之後彙纂云今兖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也又云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公綽之不欲注馬曰孟公綽卞莊子之勇注周曰卞邑大夫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

正義曰說苑辨物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之類之辨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躬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是成人爲成德之人最所難能此告子路但舉魯四人是降等論之故言亦可也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左氏傳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是備禮樂乃可爲成人於時四子已出仕未嘗學問若能文以禮樂是亦後進於禮樂者也。注魯大夫臧孫紇。正義曰武仲文仲之子紇其名。注卞邑大夫。正義曰左傳十七年會于卞杜注魯國卞縣王氏塗地理考卞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是卞爲魯邑也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莊子仕卞爲大夫也周氏柄中典故辨正云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爲莊子之姓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於卞因以爲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皆辨之則知卞姓之說誤也韓詩外傳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數十人而死新序義勇畧同史記陳軫傳言卞莊子有刺虎事國策秦策作管莊子管卞古字通用皆言莊子勇事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即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於卞因以爲號

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此卞也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邑非無稽言自注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冕弁之弁篆體作[illegible]隸變作弁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爲弁嚴其實弁卞一字周氏柄中典故辨正引江永說畧同案孟莊子以孝稱而外傳言莊子善事母亦一證也惟外傳言莊子赴敵而死又荀子言齊侯不敢過卞與左傳齊侯圍成去之之文不同並傳聞之異鄭注此云秦大夫不用周說原鄭之意嘗以陳彰對秦惠王言管莊子則卞莊子爲秦人王氏塗四書地理考陳彰說君不必定引本國之人從魯爲長。注加之以禮樂文成。正義曰言加以禮樂乃得成文故曰文之以禮樂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注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　正義曰皇邢疏以日爲夫子語文選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文日上有子字蓋夫子移時復語也集注引胡說獨以爲子路言於義似

較長投命猶言致命曲禮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案此皆謂忠信之人也雖未文以禮樂亦可次於成人○注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正義曰廣雅釋言要約也周官小宰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注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掌官灋以治要注古者凡有約則書其文於簿書故謂要爲約也平生猶言平時注言少時者以久要或由少及老也皇疏云言成人平生期約雖久至今不得忘少時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注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正義曰公明賈疑亦衛人公明氏賈名也時謂時當言也其然者左襄二十三年傳申豐對季武子曰其然杜注其然猶必爾義與此同皇疏云其然者然如此也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云豈

其然乎者謂人所傳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有也字。注公叔至文謚。正義曰檀弓注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孔疏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左傳作發故云案據檀弓公叔文子謚貞惠文子而止稱文者鄭彼注云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注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正義曰皇疏以此注爲第二說是疏不從此注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注孔曰防武仲故邑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　正義曰汪氏烜詮義以者不當以也於魯者絕武仲於魯也案要約也言約君如已所求也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

也與此言要君義同孝經五刑章要君者無上○注防武
至要君○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隱九年公會齊
侯于防杜注在瑯琊華縣東南按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
也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臧紇以防求後
卽此隱十年取防此所謂西防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
有西防城宋防既爲魯有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
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又昭五年莒牟夷以防來奔杜
注莒邑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
六十里有故平昌防亭按如顧說是魯有三防定五年傳
季孫還未至卒于房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謂此卽近
費之防史漢防房二字多通用也立後者謂立爲已後禮
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左氏傳載此事云孟孫惡臧孫
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孟氏閉門告于季
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
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
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武仲爲孟孫所譖也自邾如防
以下皆傳文臧爲武仲之異母兄宣叔要于鑄所生者也
大蔡龜名二勳
謂文仲宣叔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注)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齊桓公正而不譎(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正義曰晉者國名周成王弟叔虞所封也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文譎權詐也訓詐則爲惡德訓權則亦可爲美德毛詩序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鹽鐵論力畊篇昔管仲以權譎伯而范氏以強大亡安平不相孫根碑仲伯撥亂蔡足譎權春秋繁露玉英篇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是也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論儒篇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

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譎而不
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
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曰為過也顏注曰
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世法與正
同義法而不譎古人以為齊桓之過則守正為齊桓之所
長權譎為齊桓之所短較然甚則然則晉文公譎而不正
亦是亦其譎而惜其不正可知矣准南繆稱篇至德小節
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高注云齊桓有
大節小節疏也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語義與此相似皆
謂各得其一偏也不然則經但云晉文公譎齊桓公正其
義已明何須又言不正不譎乎宋氏翔鳳發微云鄒陽傳
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企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
為魯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企後人罕見企字就
法有正義遂改企為正技兩正字皆當作企同法法者聖
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為權不善用
譎則為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後字當以權為義
案王宋說同惟宋以正當作企作正為後人所改此近臆
測應劭風俗通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
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菁茅之貢晉
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

氏到於今受其賜又日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
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襄公莊王皆無與微繼絕
魯親王室之功是以譎正為歎譽漢人久見及此先晉文
後齊桓者明行事終歸正也楊慎丹銘錄曰文公之功多
於桓公罪亦多於文公事速於桓公義則害於桓公名盛
於桓公實則衰於文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
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
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為者也
桓公會則不過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譏內則伉矣盟
于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為者也桓公甯不得鄭不
納于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叵執衛侯則
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為者也觀此則
吾夫子比論之論孟于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
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楊氏此論尤能持平蓋譎雖
為權然君于行事以正為先必以正不行乃始用權故如
城濮之戰不厥其用譎若衡雍召王及執衛侯之類此亦
安用譎為耶大約文公求霸過亟殊為可疑左氏內外傳
謂文公生十七年而亡又十九年反國實止三十六歲又
八年而薨而史記晉世家言文公奔狄時年巳四十三又
十九歲反國年六十二何休公羊注亦云時晉文公年老

恐霸功不成云云則朞年行事或不能不欲速而行權耳○注譎者至正也○正義曰鄭以譎爲詐益不予之也存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後晉公朝于王所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云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朝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是晉文用譎詐之事也仲尼云云見左傳范甯於穀梁台踐土注云所謂譎而不正亦同鄭說○注伐楚至譎也○正義曰桓行事類此者多焉據一端言之左僖四年傳楚貢包茅而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此齊責楚之辭以王事爲言故近正也穀梁傳四年傳侵蔡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楊疏論語稱齊桓公正而不譎指謂伐楚此侵蔡亦言正者伐楚是責正事大故焉鄭指之其實侵蔡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亦是正事故傳言正也據此疏則鄭亦有注與馬同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注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

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孔曰誰如管仲之仁

正義曰管子小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史記齊世家襄公弟次糾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左昭十三年傳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則公子糾與桓公爲異母昆弟也周秦漢人言糾兄桓弟自管子史記外若莊子荀子韓非子越絕書說苑皆是如此即公羊以桓公爲篡穀梁以桓公爲不讓亦以糾是桓兄序當立也惟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言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以漢文是兄淮南王是弟不敢斥言殺兄故改兄作弟顏師古注引韋昭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也曰未仁乎此起子路問詞故加曰字皇疏以爲時議非也九合者合會也謂合諸侯也左氏傳言晉悼公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又初年謂趙文

于再合諸侯五合大夫皆計實數與此文同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封禪書並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管子互異均以大概言之穀梁莊二十七年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論語言九合不以兵車則爲衣裳之會爾者莫知所指鄭氏此處亦無注惟釋穀梁廢疾畧存其義而又爲後人增亂莫可究詁今業鄭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考何會在莊十三年冬鄭不數柯而以明年爲始則以十四年鄄會始也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又盟幽僖元年會檉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甯母九年會葵丘是葵丘以前止有七合並葵丘數之亦止有八耳其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鄭不據之者穀梁之疏引劉炫以爲貫與陽穀非管仲之功劉意以穀梁傳言貫之盟有江黃管仲謂爲近楚遠齊齊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遂與之盟其後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又陽穀之會亦有江黃二會非管仲息故鄭數九合去貫與陽穀此劉申釋鄭氏以意知之也愚案鄭注論語一匡天下以陽穀指一匡一匡是管仲功可有陽穀豈九合不可有陽穀耶九合去陽穀則鄭以一匡爲陽穀先自矛盾竊謂江黃

違來就盟正是管仲之力其後齊不能救雖爲桓失不得
因此而謂貫與陽穀非爲衣裳之會也反覆思之疑穀梁
疏所引釋廢疾去貫與陽穀五字當是誤衍疏家不能辨
正而一匡指陽穀亦並載其義而不知正與九合去陽穀
之言相背此疏家之失非鄭指也若然鄭數兩鄄兩幽陘
貫陽穀首戴甯毋正衍九合之數鄄會在柯後一年甯毋
在葵丘前二年故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已有九合也
今就穀梁爲鄭疏之傳云莊公十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
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
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
乎舉人眾之辭也是北杏之會諸侯尚未許桓爲伯也傳
又云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
內與不日信也范甯集解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
始其明年會鄄又明年會鄄皆謀推齊爲伯又明年同盟
于幽經書同則成爲伯矣二十七年又同盟于幽傳云于
是而後授之諸侯也齊侯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
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觀此則桓伯始於柯而成於
鄄故鄭亦不數柯而云柯之明年則明指九合爲始鄄矣
呂氏春秋貴信篇言柯之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云
云下云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匡皆從此生矣新序雜

事篇亦云柯之盟齊不倍盟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鄄
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
皆來又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
起乎柯之盟也皆以九合在柯後知鄭說非無據矣至貫
之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羊傳謂江人黃人不召而至雖
穀梁傳有楚伐江滅黃齊不能救君子閔之之言然閔其
不能救非不肯救也且以哀江黃之服德而撫援也此圍
無拱於齊伯至陽穀之會左傳曰謀伐楚也公羊曰無障
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曰桓公委端搢笏
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此桓盛會亞於葵丘九
合當數之無疑矣至檉謀救鄭首戴謀甯周甯毋謀伐鄭
皆無興辭至葵丘爲桓極盛亦於是始衰故鄭不數葵丘
已有九也自鄭釋廢疾傳寫有去貫與陽穀五字而申鄭
者遂不得其解今綜各說以附於後穀梁疏引劉炫謂有
洮與葵丘以當貫陽穀之數且以穀梁傳洮會兵車爲誤
李賢後漢書延篤傳注同用劉說也淩氏曙典故覈亦從
其說謂洮會在僖八年明年會葵丘葵丘以前皆衣裳用
管仲也葵丘以後用兵車管仲死也案穀梁言洮會爲兵
車合於鹹牡丘淮爲四會左傳云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
定位而後發喪其時叔帶作難襄王懼不立不發喪而告

難于齊桓公奉王命以兵車會諸侯謀之此正理之所宜何乃以爲傳誤且究是傳誤亦爲劉義非康成有傳誤之言此一說也范甯解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論語皇疏引范注謂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則有貫與葵丘又一說也陸氏論語釋文云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則有柯貫二會又一說也盧氏文昭釋文孜證從陸氏而小變其說云穀梁疏引鄭釋廢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陸言鄭有貫無陽穀互誤陳氏鱣古訓畧同則有柯陽穀二會又一說也案北杏在柯會前柯會不數北杏安得數之其數柯與葵丘縣與鄭義不合又鄭論語此文無注盧誤記有注儿諸逝鄭末符厭指至穀梁疏又列二說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先師劉炫

難之云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鄄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是前二說皆劉難楊疏所不從矣若劉敞意林以始幽終淮爲九會斯大學春秋隨筆以莊二十七年會幽並檉貫陽穀首止甯母洮葵丘鹹爲九羅泌路史以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朱子集注以九與糾通與左僖九年傳桓公糾合諸侯文同異義錯出難可通曉後之學者當無爲所惑矣不以兵車以者用也桓公假仁義以服諸侯諸侯皆來就桓會盟不用兵車驅迫之也呂氏春秋勿躬篇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新序雜事篇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然則管仲能知人用人成此伯功所以論語歸美管仲也如其仁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如猶乃也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其仁則專據功業言之穀梁傳所云仁其仁者也胡氏紹勳拾義據廣雅釋言訓如爲均亦通俞氏樾諸子平議謂法言是擬論語其中所云如其富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其寢如其寢皆不予之辭則如其仁如其仁蓋不許其仁也言管仲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俞君此說深得楊子之意其與

論語本旨不必合也鄭注云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齊天下此仁不爲大死節仁小者也○注齊襄至死之○正義曰襄公立無常至出奔見左莊八年傳襄公僖公之子公孫無知則僖公母弟夷仲年所生之子傳故此注以無知爲襄公從弟也無知弑襄公遂自立左傳云九年春齊人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史記齊世家小白少好善大夫因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報魯魯送糾者行遲六日至齊小白已入立爲桓公桓公載溫車中馳行又有高國應故得先入立管子爲大臣篤齊請管仲召忽於魯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子其勉之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注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注受其賜者爲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注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正義曰左莊九年傳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列子力命篇桓公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是管仲相齊事也鄭注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案說文伯長也諸侯受命爲一州諸侯之長謂之州伯又謂之方伯伯轉聲爲霸故其字亦作霸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然則霸者諸侯之

長所以爲政之名也把持者固守之意固守王者之政教
以令於諸侯此文王爲西伯不嫌稱聖也春秋時如齊桓
晉文先未受命恃其國彊迫脅諸侯雖後亦序之爲伯然
伯道未純故聖門羞稱之鄭此注謂天子衰諸侯興故曰
霸者霸者即據周五霸皆當衰世言之也吾者吾中國也被髮
者皇疏云被髮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
爲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體後也左僖三十二年傳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
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是被髮爲戎狄俗也左衽
者說文衽衣裣也裣交衽也蒼頡解詁衽衣襟也裣襟一
字聲類襟交領也交領即交衽蓋衣領下屬於衣前右幅
通稱爲衽爲裣爲襟必言交者謂領兩頭相交周人頸也
領右則衣前幅掩向右領左則衣前幅掩向左中夏禮服
皆右衽深衣則用對襟對襟用直領故鹽鐵論散不足篇
及釋名釋衣服所云直領即指深衣而言戎狄無禮服亦
無深衣止隨俗所好服之而多是左衽故夫子舉爲言也
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江氏永鄉黨圖考皆據玉藻衽當旁
釋此文彼衽是掩縫之用長二尺五寸綴之右腋之裳端
以垂於下此深衣之制然江考朝服祭服喪服左右皆有
衽即深衣之裳左旁亦有衽玉藻所云續衽鉤邊者江謂

任左旁縫之以合前後則凡裳無不左衽而何夷夏之別乎是知玉藻之衽當旁與論語左衽名同實異論語當用說文蒼頡聲類諸訓解之矣漢書韋賢傳引劉歆說謂周自幽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亦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案被髮左衽乃戎狄之俗楚雖南夷未有此制歆之言亦趁辭耳毛本衽作袵係俗體○注匡正至天下○正義曰爾雅釋言匡正也詩六月以匡王國謂正王國也周自東遷王室微弱天子之尊與諸侯無異齊桓率諸侯令天下知尊周室故曰一正天下馬氏統論桓功當訓一爲皆也鄭注以一匡指陽穀穀梁疏謂鄭據公羊案公羊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亦云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志者志在尊周室也此桓大會故鄭指之後葵丘之會壹明天子之禁穀梁傳及孟子亦言其盛而鄭解一匡不據之者公羊傳言葵丘之盟桓公衰而矜之叛者九國桓伯之衰自此始鄭依公羊爲言故不指葵丘也以義言之馬鄭說皆通然一匡九合一字九字皆是計數則鄭義爲長漢書郊祀志注一匡天

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云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一說指鄭注前說則六朝人解義。注微無至夷狄。正義曰微無常訓見詩式微傳漢書匈奴傳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傳贊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故知其人君不君臣不臣也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必亦滅棄禮義馴至不君不臣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注 王曰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正義曰顏師古漢書敘傳注凡言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一夫一婦當相配匹宋氏翔鳳發微云中論知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

以經於溝瀆為召忽事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
者所謂獨行之士借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
為幾而非之諒者說文諒信也爾雅釋詁亮信也亮與諒
同匹夫匹婦以言許人必賤其言是之謂諒發微又云左
傳乃殺子糾于生實杜注生實魯地史記作笙瀆集解賈
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
笙如字瀆齊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
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
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即穀丘也水經濟
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句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
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為句瀆之丘
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三
十里即穀丘也則在春秋為曹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
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句瀆之丘或其時曹將
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要之生寶笙瀆句瀆與溝瀆是一
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復以聲轉而異
其字也按論語言召忽經死溝瀆而管子大匡言入齊境
自刎而死傳聞各異莫之知者言無功績為人所知也○
注經經至當死○正義曰晉語申生雉經史記田單傳遂
經其頸於樹枝索隱經猶繫也荀子彊國篇救經而引其

足也楊倞注經縊也經死於溝瀆中此以溝瀆爲田間水道爾雅釋地水注谷曰溝注澮曰瀆是也說苑善說篇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與此注合皆不以溝瀆爲地名也管仲召忽舊爲子糾之傳雖糾於次當立而未即位而死君臣之義尚未正成故仲雖不死未足多非也管子大匡云召忽曰百歲之後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觀此則二子之死與不死各自有見仲志在利齊國而其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爲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雖食生失義又違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注）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子聞之曰

可以爲文矣注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

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臣大夫卽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又經問引先仲氏說，謂臣大夫三字不分。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蓋仕於家曰家大夫，仕於邑曰邑大夫，而統爲臣大夫。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畧同。今案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爲大夫，次亦爲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倂明僎爲家臣中之爲大夫者也。毛氏謂臣大夫三字不得分，殊泥。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則漢人讀不以大夫連臣字也。僎作選，通用字。釋文云：僎本又作撰。先進篇異乎三子者之撰，鄭作僎，是僎撰亦通用也。錢氏坫論語後錄案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稱經天緯地、道德傅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慤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意深矣。○注蔫之至公朝。○正義曰：注意以僎因文子之蔫同升於公，爲大夫。經言大夫僎者，從後書之。李賢後漢吳良傳注：文子家臣名僎，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

之同爲大夫郎本注義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注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正義曰記子言者謂子與康子言及之也周書謚法解亂而不損好祭鬼神皆曰靈衛靈之謚當取亂而不損矣朱子集注云喪失位也釋文云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本同案皇本作子曰李賢後漢書明帝紀注亦是曰字邢本從鄭作子言言字是也又無道下皇本有久字然攷疏文無久字此後人所增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正義曰皇本作則其爲之難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盧注引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嚴氏燕校云所引論語當讀如史記作作有芒之作包氏愼言溫故錄案作起也勇於有

爲者其言必有振厲奮起之色言不奮起則行必觀望故曰爲之也難案虛引論語未知何本或作即是作之誤嚴包二君但就文說之。注怍慙至之難。正義曰說文怍慙也詐慙語也段注謂論語此文當作詐今通用怍字已所能爲卽是內有其實皇疏引王弼曰情動於中而外形於言情正實而後言之不怍此卽馬義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爲貪而委位不求讓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此引文以不怍爲美詞與馬義合會子立事云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戾矣盧注鄂鄂辨厲也竊謂辨厲卽不怍之意戰戰卽爲之也難之意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注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注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注）馬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注）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止

正義曰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半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與此文畧同王卽簡公名周書謚法解一德不懈平易不訾皆曰簡此當取平易不訾爲謚也公羊僖元年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白虎通征伐云論語曰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魯之兵權在三子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伐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

求隱費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衞而冉有自在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辭當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縱不能梟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於齊君者而更定其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矣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案魯自四分公室兵眾皆在三家誠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夫子之請討則奉辭伐罪夫子必能得之三子而大服齊人則一舉而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斯亦亂世之一治也而惜乎哀公之終不能用孔子也吳氏嘉賓說謂春秋絕筆於獲麟卽以是年夏有陳恒執君弒君之事當時無一人敢正其罪故弗忍更書之其說未爲無理矣魯三家與齊陳氏一情事相同故不可夫子之請然魯君臣嚮隙雖深終不敢一加刃於其君未始非夫子之淸議有以維持之也此春秋之作所爲不能以已也釋文弒本又作殺同音試案皇本作殺告夫三子唐石經皇本高麗本三上有二字考文引足利本同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並同釋文云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第二節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注成子至沐浴。正義曰史記齊世家田常卒常謚

焉成子是成子即陳恒諡也其世家上文云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史家從後記之或成字誤衍爾禮於常朝不齊此重其事故先齊也注據左傳三日齊爲言明此文沐浴亦因齊而設故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是見君齊必沐浴也說文云沐濯髮也浴洒身也○注我禮至復往○正義曰注意謂夫子此語是退而語人也不當告三子者言臣當統於君也君使往復往者示君命己不敢逆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注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正義曰皇本也作之○注事君至諫爭○正義曰注以勿欺即謂能犯顏諫爭也孟子言齊人謂其君何足語仁義是爲不敬又言謂其君不能者是賊其君與此言欺同也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爲具臣又季氏伐顓臾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禮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若隱即爲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達通也論語比考讖君

子上達與天合符言君子德能與天合也○注本爲上末爲下○正義曰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所以與君子反也案禮大學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注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注爲己至言之○正義曰徒能言之謂己但能稱說以求知於人也荀子勸學篇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又云古之學者以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楊倞注禽犢饋獻之物也北堂書鈔引新序云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又後漢桓榮傳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揚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顯揚邪疏引作顯物謂顯之於物也諸文並與此注義合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注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孔子與之坐

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注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正義曰孔子於衛主蘧伯玉此時孔子去衛伯玉使人來使雖微者必與之坐爲賓主禮也與猶授也夫子者大夫之稱○注伯玉衛大夫蘧瑗○正義曰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蘧伯鄉有蘧伯玉冢一曰新鄉有蘧亭疑蘧本以邑氏也呂覽召類注蘧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論曰成子也○注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正義曰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訛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淮南子原道訓遂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乎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祇爲謙辭○注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正義曰段氏玉裁經韵樓集使乎使乎三字逗下一乎字爲永歎之辭與此注違亦未必合經旨漢書藝文志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

宜受命而不受辭亦以此言寡過未能非爲所受之辭故爲使得其人也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此當時駮義不足信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不越其職　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證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又曰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辭世疑象傳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辭曾子又引以證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署象曰二字亦未可知案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與此章義相發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正義曰此與里仁篇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語意正同禮雜記云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云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亦此意皇本而作之行下

有也字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正義曰自道者言夫子身能備道也孟子引子貢語以夫子仁且知爲既聖皆所謂知足知聖也

子貢方人注孔曰比方人也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注孔曰不暇比方人也正義曰釋文云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盧氏文弨攷證古論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子貢言人過惡故子曰賜也賢乎哉言汝己身果皆賢乎而謗人也夫我則不暇謗人而自治孫氏志祖讀書脞錄說此文云左傳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案三國志王昶傳昶戒子書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當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以方人爲毀是亦讀方爲謗鄭義也暇者說文云閑也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文有誤○注比方人也○正義曰莊子田子方篇魯多儒者少爲先生方者是方訓比也學以相備而成故朋友切磋最爲學道之益夫子嘗問子貢與回孰愈又子貢問子張子夏孰愈夫子亦未斥言不當問是正取其能比方人也此文何反譏之注說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正義曰皇本作患己無能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注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上正義曰漢書翟方進傳得用逆詐廢正法顏師古注逆詐者謂以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

不信與此文意同先覺者詐與不信未容施行已覺之也荀子非相篇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注先覺至怨人○正義曰注以先覺即逆億故云是安能為賢乎反怨人皇疏謂反受怨責非也釋文云怨本或作冤盧氏文弨攷證古怨與冤通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注包曰微生姓畝名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注包曰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正義曰微生稱夫子名當以齒長故也釋文云丘何或作丘何為鄭作丘何是本或作丘何為是栖栖者邪疏云猶皇皇也案說文卥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卥方而鳥卥故因以為東卥之卥棲卥或作木妻棲與栖一宇則栖亦卥或體也詩可以棲遲漢嚴發碑作西遲毛傳棲遲遊息也凡人行棲急皆得言棲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善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詩六月云六月棲棲毛傳棲棲簡閱貌義

亦同夫子周流無已不安其居所至皆以禮義之道陳說
人主徵生疑夫子但爲口才以說時君故曰佞也孔子曰
皇本曰上有對字○注徵生姓畝名○正義曰漢書古今
人表作尾生晦師古曰卽微生畝也晦古畝字翟氏灝考
異引鄭曉說以畝高爲一人畝名高字愚未敢以爲然○
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正義曰固陋者昧於仁義
之道將以習非勝是也夫子欲行道以化之不得不于人
主此自明栖栖之意呂氏春秋愛類篇賢人之不遠海內
之路而時往來予王公之朝
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者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注）鄭曰德者調良之謂正義曰太平御
覽四百三引鄭注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
與此注異當云驥古之善馬德者調良之謂謂有五御之
威儀集解節引此注文不備耳說文云驥千里馬也莊子
馬驥篇釋文引驥千里善馬也謂驥一日行千里此其力也
周官保氏職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
舞交衢逐禽左此謂御者之容驥馬調良能有其德故爲
善馬人之稱
之當以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注德恩惠之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正義曰報者廣雅釋言報復也玉篇報酬也荅也朱子集注云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案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此朱子所指禮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與此章義相發寬身之仁所謂厚於仁者也雖是寬仁而不可爲法故此告或人以報怨之道宜以直也以直不必不怨故表記又云以怨報怨矣巽氏嘉賓說以直者不匿怨而已人之性情未有不樂其直者至於有怨則欲使之含忍而不報夫含忍而不報則其怨之本固未嘗去將待其府之可報而報之耳至於蓄之久而一發將至於不可禦或終于不報是其人之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無所用其情者亦何所取哉以直報怨凡直之道非一視吾心何如耳吾心不能忘怨報之直也旣報則可以忘矣苟能忘怨而不報之亦直也雖不報固非有所匿矣怨期於忘之德朗於不忘故報怨者曰以直欲其心之無餘怨也報德者[illegible]以德欲其心之有餘德也其心不能忘怨而以理勝之者亦直以其心之能自勝也直之反爲僞必若教人以德報

怨是教人使爲僞也烏乎可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 注 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注 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 注 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 知我者其天乎 注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正義曰莫我知者夫子歎己不見用由世人莫我知故也鄭注云尤非也尤鄙詘省夫子當衰周之世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但生德於己正使夫子立文垂制以教萬世故儀封人言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也包氏愼言溫故錄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據史記此文莫知之歎蓋發於獲麟之

後然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爲後王法也不尤人
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在庶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
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張衡應問曰蓋闖前哲首務
務下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是上達者謂達於佐
國理民之道史公自敘曰董生云周衰道廢孔子知言之
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
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己矣又云仲尼悼
禮樂廢崩追修經衛以達王道此上達之義也歟春秋本
天以治人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故曰知我
者其天乎案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
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
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泆王道備稱和聖制上通於天而
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
可蔽乎月何爲而食拋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
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
巽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亦以此節爲獲麟而發下學上達爲作春秋之旨學
通於天故惟天知之論語撰考識云下學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通稱曜也與說苑意同蓋春秋本天治人包說夫子
上達於佐國理民之道即是上通於天也漢書五行志劉

向以爲如人君下學而上達災消而福興矣顏師古注上達謂通於天道而畏威此雖譬引之辭然亦謂人君精誠格天則自降之福是上達爲上通於天也○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文言傳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注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子服景伯以告**注孔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告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注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正義曰說文寮從穴寮論語有公伯寮今作寮九經字樣謂爲隸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作僚索隱引別本又作繚作遼並通用字夫子謂季孫弟子列傳夫子固有惑志僚也是於公伯寮四字當連上爲句言夫子疑於寮之言也疑寮即是疑子

路皇本於公伯寮下有也字案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寮何所得愬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為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彊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惑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隳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愬是道之將廢而已亦不能安於魯矣然行廢皆天所命若天不廢道雖寮有愬季孫且不聽之若天未欲行此道自命所受宜然非關寮愬言此者所以慰子路而止景伯之憤也張氏爾岐蒿庵閒話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彊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則以為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則退而循不失吾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智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眾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賓不以命為準也而以義為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

為辨而重為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柰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伯寮魯人弟子也○正義曰公伯複姓見廣韻稱伯寮者猶冶長稱長馬遷之比弟子傳公伯僚字子周不云魯人或馬別有據也家語弟子解無公伯寮有申繚字周蓋以申繚一人當申堂公伯寮二人臧氏庸拜經日記譏其僞造是也明程敏政以寮為聖門蟊螣請罷其從祀○注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正義曰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則景是諡也邢疏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注云何忌誤也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象有子服景伯○注吾勢至曰肆○正義曰勢力者言景伯是孟孫之族當有勢力能與季孫言也辨子路之無罪欲令季孫知寮之愬然後使季孫誅寮以國之常刑殺之也陳其尸曰肆者說文肆極陳也周官鄉士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又遂士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縣士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又掌戮云凡殺人者踣于市肆之三日惟殺于甸師氏

者不肆是周制殺人有陳尸三日之法故左傳載楚殺令尹子南于朝三日子南之子棄疾請尸亦以陳尸三日故也鄉士疏引論語注云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此鄭注文爲集解刪佚檀弓杞梁之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與論語注同魯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韋昭注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三處野朝市韋與鄭同據左傳楚殺令尹子南于朝文晉尸三郤于朝以明以職尊故肆朝也若晉尸雍子與叔魚于市孔疏即云以其賤故也其後黃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亦以安于職卑是鄭以大夫肆朝士肆市有明徵矣王制云刑人于市與眾棄之無殺人于朝及肆朝之文說者以王制爲殷禮然周官鄉遂縣士及掌戮亦止言肆市不言肆朝且掌戮又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則殺之于甸師氏有爵當謂大夫以上職尊者與魯語及論語左傳之文不同說者多以爲疑毛氏奇齡經問謂刑士於市刑大夫于甸師氏而苟有重罪宜肆者則士肆市大夫肆朝而士以下各于其地刑之肆之未爲不可此說深爲得理

若然則周官不言肆朝或以事不經見故不載之抑後周所增制非元公舊典也又案古人言市朝有二解考工記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官鄉師以木鐸徇于市朝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奔喪哭辟市朝孟子若撻之于市朝史記孟嘗君列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皆謂市中官治之所司市云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此即是市朝與論語此文市朝為二各別也公伯寮是士而廣韵稱為魯大夫未知所本

子曰賢者辟世注孔曰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注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注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注孔曰有惡言乃去

正義曰辟皇本作避說文避回也蒼頡篇避去也賢者所辟有此四者當由所遇不同孟子告子下言古之君子所去三亦云其次其下與此文義同呂氏春秋先識覽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高注引此文辟色作避人子華子神氣篇亦言避世避地避人後篇桀溺謂子路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

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辟人卽辟色當時兩稱之高誘或亦隨文引之耳子華子以違世爲大上違地違人皆其次以以優劣論之與論語意不同矣管子宙合篇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佐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淸明。注世主莫得而臣。正義曰世主謂當世之主明非一主也儒行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注有惡言乃去。正義曰惡言謂不善之言或言有失禮也**子曰作者七人矣**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正義曰復稱子曰者移時乃言也作如見幾而作之作。注作爲至接輿。正義曰作爲常訓爲之者謂爲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者也七人所爲不同此注無所分別當以義難定故也鄭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引王弼曰七人伯夷叔

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注云云卽王弼說蓋鄭王據孔子以前人包據孔子同時人歷劭風俗通十反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卽王弼所本陶潛羣輔錄數七人前說本包後說本王鄭又改七人爲十人世遠義失難得而折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晨門者閽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注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彊爲之

正義曰子路宿於石門者子路時自魯外出晩宿石門也鄭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此引見後漢書蔡邕傳注又張晧王龔傳論注引論語注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文小異外門當謂郭門也水經泆水注泆水北流逕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右結石爲水門跨於水上闕氏若璩釋地謂此卽子路宿處是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此似指城門恐未然周官司門是下大夫又每門下士二人賈疏謂下士是在門開閉者故其職云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授者下大

夫投之下士然則此晨門卽謂下士在門閉閉者矣說文晨早昧爽也從臼辰辰時也爾雅釋詁晨早也晨門職司晨夜之啟閉故稱晨門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居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皇本晨門上重石門二字孔氏猶言孔家以居相近人所習知故不舉名字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謂知世衰亂不可與其事而猶冀己見用焉治之也下篇夫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者治也言丘之與易正以天下無道之故卽此意。注晨門者閽人也。正義曰周官閽人王宮每門四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賈疏昏時閉門則此名閽人也晨時啟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案閽人爲主宮門之稱若司城郭諸門則名司門注以閽人例晨門非謂晨門卽閽人也

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注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注此硜硜者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深則厲

淺則揭注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己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注末知己志而便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之道 正義曰釋文荷蕢本又作何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何儋也何本字荷夫蕖葉別一義說文臾古文蕢論語有荷臾則許所見壁中文也孔氏皇本作孔子御覽五百七十六引論語注云子擊磬者樂也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世不言注爲何人諸家皆以爲鄭注說文擊支也支卽扑字又磬樂石也象縣虡之形殳擊之籀文省爲殸孟子告子云我知其不爲蕢也趙注蕢草器漢書何武等傳贊以一蕢障江河李賢注蕢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上篇言爲山未成一簣簣蕢同注云荷此器賢人辟世者鄭注上章以荷蕢爲辟地不爲辟世或隨文變稱與有所病於世者病猶患也憂也禮樂記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夫子感時衰亂其心一寓於音荷蕢聞知其聲故善之也既終也卒也言荷蕢又有言也鄙哉硜

硜者謂音也釋名釋州國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注云噍踧也踧猶踧踖不安舒之貌殺減也凡感於哀心其聲衰殺抑而不揚故荷蕢以爲鄙也說文硜古文磬史記樂書石聲硜今樂記作磬然則磬是以聲名之矣釋名釋樂器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磬與硜竝通莫己知釋者言人莫知夫子而用之也翟氏灝考異云世家繫此事於三至衞時蓋靈公老息於政不用孔子故荷蕢有莫己知之語釋文莫己音紀下斯己同唐石經尙不諱斯己者言但當爲已不必爲人卽孟子所云獨善其身者也朱子集注讀斯己爲以非是深則厲淺則揭衞詩匏有苦葉文荷蕢之言亦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意朱氏彬經傳小考證果哉六字爲句自成韻語末無也蔑也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與詞意皆相類戴氏望論語注云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案朱戴說皆通○注有心謂契契然○正義曰詩大東云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契契憂苦也擊鼓傳契闊勤苦也廣雅釋訓栔栔憂也栔契同○注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諡○正義曰此硜硜者亦謂磬聲也徒信己卽釋斯己二字言夫子止可自信諸己人不能知而用之故不能

有諡於人。注以衣至不爲。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濟有
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
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爾雅釋厲字具二
義包用第一義也鄭注云由膝以上爲厲由膝以上與涉
同孫炎注爾雅云以衣涉水濡褌也水但濡褌即是由膝
以上即是以衣涉水則鄭同包用第一義矣說文砅履石
渡水也引詩深則砅此當本三家別一義亦得通也詩毛
傳云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後漢書張衡傳
深厲淺揭隨時爲義厲揭皆觀時所宜無一定也注云必
以濟者謂必以此法濟也言夫子知世不可而猶爲之不
能適淺深之宜。注未知至之道。正義曰果與倮同孫
炎爾雅注果決之勝也夫子以荷蕢所言不知已志而輒
識已是爲果也末無常訓夫子言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是
其不能忘天下正以世亂不可以已耳出處之際夫子以
道爲衡若但如涉水之厲揭則亦無所
難矣此正荷蕢不能解夫子之道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正義曰書云者伏生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梁

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
之謂梁闇是此書文在說命篇禮記喪服四制所引亦其
文也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
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謂在尚書說命篇也稱高宗者說
命高宗所作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末撿伏傳遴以此
文立高宗之訓一篇誤矣楚語白公曰昔殷武丁能聾其
德至于神明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
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
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
方之賢聖得傳說賈唐云書說命也呂氏春秋重言篇人
主之言不可不懼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
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
類也茲故不言皆說命佚文書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
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此
本說命篇言高宗之事鄭注此云諒闇謂凶廬也其無逸
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又云三年之禮
居倚廬柱楣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
鶉鶴之鶴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如鄭此說是
伏傳作梁用正字作亮作諒皆叚借又漢書五行志何休
公羊注作涼亦叚借也闇從音與陰聲最近惠氏士奇禮

說葛洪曰橫一木長梁于東墉下著地以苫被之既葬則
翦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楣亦名梁既葬泥之
障以蔽風愚謂古之闇今之庵也釋名曰草圓屋曰蒲又
謂之庵庵掩也所以自覆掩也誅茅爲屋謂之翦屏非庵
而何庵讀爲陰猶南讀爲任古今異音廣雅庵與廬皆舍
也倚廬不塗既葬塗廬塗近乎至釋名曰堊亞也次也先
泥之次乃飾以白灰康成謂堊室者塈塈爲之蓋柱楣倚
壁爲一偏塈堊成屋爲兩下然則既葬除之既練塈之加
至既祥又加黝總謂之廬故尙書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
廬三年此之謂也唐禮小祥毀廬爲至室堊猶廬也焉用
毀哉然則大夫居廬士居至室何也曰非親且貴者不廬
廬嚴者也不言不笑謂之嚴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
非親且貴者乎言而後事行及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故不
廬也案白虎通喪服篇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閒
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
不在門內何戒不虞故也故禮閒傳曰父毋之喪居倚廬
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練居堊室無飾之室又曰天子
七日公諸侯五日鄉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
爲廬然則廬是倚木爲之別以一木橫臥於地以上承所
倚之木卽葛洪所謂下著地者也孝子於所倚木兩旁出

入或以苫敝其一旁耳既葬則以短柱將所橫臥於地之長梁柱起若爲半屋然則所謂柱楣者謂有柱有楣也梁闇以喪廬稱之文選問居賦注以爲寒涼幽闇之處此塗文爲義非古訓也三年者喪期也不言者不言政事也喪服四制謂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則謂天子諸侯居喪皆不言矣四制又云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此自卿大夫以下與賓客之禮若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此所言謂喪事喪大記喪服四制既夕記並謂父毋之喪非喪事不言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文公居定公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老定公葬時也五月未有命戒則既葬後有命戒此時勢之異非得已矣若然三年不言政事乃天子居喪之禮而高宗謂恐德不類故不言者自辟孝名而承之以諒也大傳云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大于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由大傳言觀之高宗深悉民情當時家宰必亦能不失民好惡故能守禮不丞言也子張問何謂者鄭注樹弓云時人君無行三年喪之禮問有此與怪之也則此言何謂亦是怪而問之以起夫子之教也○注高宗至默也○正義曰喪服四制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
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
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
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
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又漢書五行
志云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
下應之也是高宗爲殷之中興王故孟子言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矣馬融書注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
而不言此僞孔所本楚語言高宗云於是乎三年默以思
道此但釋不言之義其不言在居喪時故鄭從伏傳作梁
闇解爲喪廬不用其師說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注馬曰己百官以聽於冢宰三年注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正義曰古之人皆然謂皆諒闇三年不言也高宗之先殷道稍衰或不能守不言之禮至高宗慈良於喪故書載高宗深美之君薨者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鄭注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說文薨公侯卒也上得衆下故此文稱君薨也百官者衆辭總己猶言率

己說文云總聚束也李賢後漢和帝紀注百官總己之職事以聽於冢宰是也白虎通爵篇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案周官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平時邦治掌於冢宰而因喪攝政則凡事皆當聽之白虎通止以財用爲言於義偏矣書大傳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屨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注冢宰至聽政○正義曰周官天官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眾官使不失職又大宰卿一人注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又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注此蓋殷時制也則天官之制殷周皆同故此注但云冢宰天官卿即據周官釋之矣三年喪畢然後聽政者明喪未畢君不聽政也孟子萬章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

陽城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夫不於堯舜禹始崩之時避政而去而必俟三年之後明三年之喪王世子不言而皆爲家宰攝政也其後加武王崩周公攝政亦是此禮據閔予小子詩序則嗣王除喪初朝於廟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管蔡所以疑周公者正因成王除喪猶聽政於周公故也於禮天子諸侯在喪皆自稱子明子道未終也白虎通爵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作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是言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注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正義曰易象傳云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春秋繁露立元神云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又曰是故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

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注孔曰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注孔曰人謂朋友九族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注孔曰病猶難也正義曰君子謂在位者也修己者修身也以敬者禮無不敬也安人者齊家也安百姓則治國平天下也易家人彖傳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此安人之義也凡安人安百姓皆本於修己以敬故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謂賊注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注孔曰叩擊也脛腳脛正義曰說文幼小也釋名

釋長幼幼少也言生日少也不孫弟者言事長上不恭順也無述者言無德而爲人所稱述也案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爲弗聞而過之及此夷俟乃嚴責之者母死登木而歌乃罪惡之大者當在誅延之法非祇以言相責故惟若弗闕而過之可全親故也至此夷俟不嫌重責所云不孫弟者當即指登木而歌之事所以隱責其不孝也一寬之一嚴之聖人之仁至而義盡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與此文器同○注原壤至孔子○正義曰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足原壤爲孔子故舊也云魯人者以意言之夷踞者夷與踐同廣雅釋詁踐踞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卻負戴而蹲踐蹲踐連文同義說文居蹲也段氏玉裁注謂今人居處字古祇作尻今人蹲居字古祇作居又謂古人跪與坐皆厀著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髀若蹲則足底著地而下其髀聳其厀曰蹲其字亦作竢原壤夷俟謂蹲踞而待不出迎也段氏此說即馬義也爾雅釋詁竢待也竢與俟同穀梁莊八年傳俟待也此常訓焦氏循補疏案法言五百篇如夷俟倨肆宋成注云皆驕倨之謂廣雅云蹲踐畏啓肆踞也夷俟即是踞肆俟肆音相近夷俟猶踐肆與鞠躬爲鞠躬同鞠躬雙

聲也夷俟疊韵也案焦說亦通。注賊謂賊害。正義曰左文十八年傳毀則爲賊荀子修身篇保利非義謂之至賊原壤放恣無禮時人或競效之將爲世道害也。注叩擊也脛脚脛。正義曰說文無叩字攴下云擊也卽此義說文脛胻也胻脛耑也釋名釋形體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脛是人股之名此云脚脛者謂脛之下近脚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注禮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違禮欲速成人者則非求益也　正義曰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闕黨是孔子所居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闕里卽闕黨寰宇記云孔子家在魯故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覽相圖之東北所謂洙泗之間也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童

子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其命名之義不能深究漢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此指孔廟之闕視漢高帝以大牢祠孔于當時廟貌用王侯制也水經泗水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餘步即靈光殿基二者與闕里無涉闕氏若璩混三者爲一非也說本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兖州府志滋陽縣東北一里有闕黨此出後世傳會將命者此童子自爲黨人將命也或疑爲謚者疑爲求謚也居於位者居於成人位也鄭注云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謂童子侍長者皆立而不坐今此童子儀居成人之位不復面立與禮異見皇本命下有矣字○注闕黨至出入○正義曰據士相見禮請見用贄賓主致辭皆將命者達之又云主人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於將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相也又賓對日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於將命者主人對曰致固辭賓對日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是賓主紹介皆稱將命故鄭以擯相釋之此注傳賓主之語亦衆二者而言○注適于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正義曰隅坐謂當隅處生也檀弓云曾子寢疾病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並疑童子凡半皆不當位中與成人異也注此義亦通○注先生至謚也○正義曰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爲兄

後生爲弟兄既先已而生故稱先生注以成人解之者正以先生生先此童子而生當爲成人也年十六以上爲成人曲禮記云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並言成人之禮肩隨卽鴈行也若童子則卽五年之長及兄齒皆宜隨行注所云差在後也今此童子與先生並行不差在後用成人之禮故爲欲速成也

蘄水郭階
同邑王豫鵬校刊